



处州青荷

让每个孩子都沐浴阳光

■2025“处州青荷·助你上大学”行动系列报道

主办单位：丽水市关工委、丽水市新闻传媒中心



胡舒颖



和家人一起

胡舒颖，缙云县胡源乡胡村村人，毕业于缙云中学，高考615分

夏日午后，缙云县城的寺后路上车水马龙，蝉鸣喧嚣。胡舒颖站在路边，安静等待我们的到来。

跟随她穿过狭窄的巷弄，来到了母女三人居住的出租屋。落座的地方，既是卧室也是餐厅，访客的到来，让原本就局促的空间更显逼仄。

“两间屋子，舒颖一间，我和她妹妹一间。”胡妈妈主动介绍起住处的情况。屋子很小，甚至容纳不下灶台，门外楼梯拐角处的老旧木桌，就是一家人的简易“厨房”。

从老家搬来县城已经3年了，在胡妈妈的眼里，这样的环境虽然艰苦，却有它的“优点”——“租金不贵，一个月只要300多元。”

能省则省，是这个家庭一直以来的生活理念。2017年，舒颖的父亲突发疾病猝然离世，留下年幼的姐妹俩与母亲相依为命。母亲早年辍学，没有一技之长，只能靠接来料加工订单挣点零用钱。搬到县城后，胡妈妈在餐饮店找了一份工作，但长时间弯腰劳作，让她患了腰肌劳损，病痛常年挥之不去。

高考结束后，舒颖立即找了一份暑期兼职。为了便于联系，妈妈给她买了手机：“这是舒颖的第一部手机。几年前我就答应她，只要考上缙云中学就给她买，结果她真考上了，我又说等她读大学了再买。拖到现在，可不能再食言了。”

“没关系，其实是我自己不想买。”懂事的舒颖主动替妈妈解围，“幸好没买，如果三年前

接触了电子产品，说不定就迷上打游戏了呢。”

在谈笑自若的妈妈身边，舒颖显得乖巧安静。在今年高考中，她表现得相当稳健，各科成绩都达到了预期水平，数学和英语甚至超过了考前所有模拟考的分数。对此，母亲的骄傲之情溢于言表：“家里没有能力帮助她补习，我也没有时间照顾她，全靠孩子自己争气。”

在填报志愿时，舒颖选择的多是省内高校，“高铁能直达，回家很方便。”她想着，离家近点，母女团聚也更容易。被宁波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预录取后，她开始向往大学生活，脑海中勾画出充实的课外活动、忙碌的社团时光，还有那些属于她的小梦想。

不过，一想到要离家，舒颖还是有些不舍。“我放心不下妈妈。她总是拼命干活，不肯停下来。”她指了指妈妈身上的护腰说，“前几天，她的腰又受伤了。”

课业之余，舒颖还有个爱好——练硬笔书法。方格纸上的一笔一画，像是她与世界的对话，又像是她为自己构筑的心灵港湾。

“从中你收获了什么？”记者问。

“它让我学会了坚持，也让我明白了专注的价值。”舒颖回答道，“因为每一个字的背后，都是无数次重复的练习。想获得成功，就得脚踏实地、不懈努力。”

本报记者 徐子涵 实习生 金林含 通讯员 虞颖/文 记者 陈炜/图

烈日下的骑手，也是以梦为马的少年

章焘，缙云县胡源乡章村村人，毕业于缙云中学，高考588分

章焘和父亲租住的房子，藏在缙云城区的僻静角落里。

门一打开，就撞到了床沿。小小的屋子里，两张紧挨的小床占去了大半空间。墙角，是一个漆皮脱落的老旧柜子，一旁的小书桌上堆叠着课本和杂物，把房间撑得满满当当。

“你们好。”少年清脆的声音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，带着这个年纪独有的明朗质感。他脸庞清瘦，眉眼间有着自然的书卷气，挺直的鼻梁下，嘴角微微上扬，温和而质朴。

大多数时候，章焘都是微笑着的。但每每谈及母亲，他的笑意便会瞬间隐没。

2021年，章焘的母亲突发脑梗，住进了ICU，经过十多天的抢救，依然没能醒来。那一年，章焘14岁。

母亲去世后，生活的重担全都压在了父亲身上。在工地打零工的收入微薄，只够勉强维持家庭日常开支，而母亲的医疗费更是让一家人债务缠身，至今仍背着6万余元外债。

“水费、电费、话费……”每一笔支出都要精打细算。租住的房子即将在9月底到期，父亲决定不再续租，而是搬回农村老家那栋没装修的老房子，“那时，孩子已经读大学了，租房的钱就能省下来。”

“可惜这次高考，他没能发挥好。”聊到儿子的学业，父亲的语气带着些许遗憾。一旁的章焘轻轻叹了口气，脸上带着自责的表情：“数学最后一道大题，被我想得太复杂了。语文考得也不理想，没达到平时的

水准。”与610分上下的模拟考分数相比，588分的高考成绩让章焘有些沮丧。

父亲的失落源于一个朴素的心愿。“我连初中都没毕业，只能寄望儿子通过读书走得更远，不再像我这样辛苦。”他希望儿子有一个美好的未来，哪怕自己从未拥有过。

在填报志愿时，章焘首选的是省内院校。他最希望考入中国计量大学，“所有能报考的专业，我都填上了。”这看似是基于成绩做的选择，但更重要的原因是，他想离家近一些，方便照顾父亲，减轻他的负担，“爸爸55岁了，挣钱不容易。我留在省内读书，生活成本更低。”这个早熟的少年很清楚自己必须尽快学有所成、独立自主，才能为父亲分忧。

这个务实的规划，在采访结束一周后迎来了回响——章焘被中国计量大学生物工程专业录取。

等待录取结果的日子里，章焘也没闲着。早在7月初，他就找了份暑期兼职，成了美团平台的一名外卖骑手。相比全职骑手，他的订单量并不多，日均只有十多单，“每单能挣两三元配送费，要是遇上下雨等恶劣天气，会稍微多一点。”

顶着烈日骄阳送外卖，章焘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“和爸爸的体力活相比，我流这点汗不算什么。”说这话时，他的嘴角依然微微上扬。

本报记者 徐子涵 实习生 金林含 通讯员 虞颖/文 记者 陈炜/图



章焘和爸爸



看书